

革命軍

革命文庫

第一種

革命軍

中國國民革命之使命

(一名世界改造之原理)

范 鎡 著

本書係以平等爲全書的根本觀念，而討究國際、種族、經濟、勞動、教育、道德、哲學、宗教、政治、法律等問題。共分三編，一、國家平等，二、種族平等，三、人類平等。共二十有四章，約十餘萬言。組織嚴密，體系井然，解答透闢，敘述精明，誠思想界之傑作。

平裝定價 一元二角
精裝定價 一元五角

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

革命軍 (全一冊)

每冊定價二角五分

外埠酌加郵費匯費

著 者 鄒 容

印 刷 者 民智印刷所
上海四山路三十二號

發 行 者 民智書局
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

分 售 處 民智書局分店
漢口 湖北街漢口里十一號
武昌 省政府前
杭州 警察廳
廣州 永漢北路

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
上海河南路中市
九十一號

革命文庫總叙

在我國四十餘年來革命高潮的澎湃聲中，有無量數的愛國男兒，熱血志士，依著我們 總理的指揮與領導，本著他們仁慈，博愛，偉大，勇猛的精誠，費盡了無窮的心力，絞盡了無窮的腦汁，歷盡了無窮的艱辛，甚至不惜以頸血來煊染那自由的鮮花，以頭顱來培植那平等的嘉果。諸先烈一方面固然實踐躬行，自己奮不顧身的去幹，而一方面又苦口婆心，向民衆宣傳，期合全民的力量，來共謀解決；直至力竭聲嘶，淚枯血盡，好容易才拿這大夢沉沉，酣睡在二百餘年專制淫威之下的，一個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民族，慢慢兒喚醒過來。誰知到了今日，民族的光芒，才稍稍有點發端，而諸先烈的音容笑貌，言論風采，固然已一一與時代俱逝，不可攀仰，而諸先烈當時所以喚醒民衆的那些晨鐘暮鼓，法曲仙音，亦復因為時日悠久，也漸漸兒飄零散漫，幾乎要遺失無踪了，這是多麼可惜啊！黨中同志，每談到此，沒有一個不扼腕吁嗟，深致遺憾的。以為諸先烈的許多著作，若不及早搜

求，使革命文獻，有所稽攷，不但對不住那功留黨國，骨掩邱壠的諸先烈，就是對於後進的同志，未來的青年，又何以立典型而樹模楷！因此我們就不揣謏陋，決計編行這部革命文庫了。於是搜求黨中的文獻，分別編輯，彙爲若干冊，內容大致有下列三類——

第一、能成專集的就列爲專集，如鄒容的革命軍，陳天華集等。

第二、不能成爲專集的，就彙爲合集，如血花集之類。

第三、或因同屬於一主義，或因當時宣傳的便利，而彙若干篇論文爲一冊的，我們也就照樣刊行，以存真相，如天討之類。

總之：革命文庫是革命文獻的結晶，是使革命諸先烈的心絃，重行彈向人間，是將現在正爲黨國宣勞的諸先輩的微言大意，重行昭示於宇內。天化於編輯校對之餘，對於諸先烈肝腦所潤澤，血淚所凝成的作品，不禁於十二分的虔誠敬仰之中，生出無窮的慨歎，並且覺得這部文庫的刊行，實有重大的意義，總括來說，可分

下面兩層——

一、對於主義的認識與信仰。 認識和信仰，都屬於理知的範圍。 吾人對於

凡百主義，必定先要認識清楚，堅信不疑，然後才能說到實行呢。 至於『不知也能行』的一句話，正是指一般已經在那里行的人，必定要在真知灼解的先知先覺的領導之下行，才不至於誤入歧途，做了人家的工具。 於此也正可見舉世滔滔，實在是盲從的太多，真知的太少；於此也正可見知的人實在不易得，而一黨之中，既偉大而又淵博的，既忠實而又聰睿的領袖，實在愈顯得重要了。 在二十年前，這們一個四萬萬的大民族，方沉酣於那種自以為甜密的科舉八股大夢之中，人人腦子裏充滿了『臣罪當誅，天子聖明』的思想，雖有總理如在半空中霹靂一般的呼喚，無如言者諄諄，聽者渺渺，總理所以在自傳中說：『由立志之日起，至同盟成立之時，幾爲一人之革命也。』 但是在那時的沉沉大海當中，却有一班對於總理雖然已屬後知，對於現在一般的同志却是先進的許多英傑，紛紛地起來，隨從總理，去幹那堅苦卓越，險阻艱難，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。 論諸先烈當時的處境，一方面有滿庭的高官厚祿，時時在那里誘惑，如果做個順民，不但可以平安享受

，還能博得親戚友朋的稱譽；一方面革命的工作是刀鋸鼎鑊，荊棘滿途，不但泛常的人，不肯相諒，連父母弟兄有時也斥爲狂悖，甚且要告發或不認的。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當中，諸先烈竟真是富貴不淫，威武不屈，猛烈地向前幹去，這是由於甚麼？這完全是因對於主義認識得清楚，信仰得堅強，所以才能實行的真切。然而在那個時候，却有一個怪物，專門來混淆革命的主義，來拆散革命的聯合戰線，來搖惑一般愚昧無知的人心，累得諸同志在幹那必需的工作已經精疲力倦之餘，還要分出一部分工夫出來做文章，筆誅墨伐，剷清了真正的是非，使得人心不致爲它搖動的，就是『君主立憲黨』那個怪物了。在現在看起來，當時君主立憲黨的謬說，似乎稀鬆平淡，何足動人，但是要曉得在當時的情勢，却大大的不然，它雖成事不足，却敗事有餘，確實費了諸先烈不少的氣力，才將它擊破，而革命事業上才得有辛亥光復的相當成就。現在共產的謬說搖惑人心，不和從前那個立憲黨一樣嗎？我們希望現在的青年同志們，趕緊秉承起諸先烈對於主義的明白的認識，和堅強的信仰，然後一切工作才不至於走入歧途，誤黨誤國，然後才能夠努力奮鬥，

擊破共產黨那些階級鬥爭，勞農專政，倒果爲因的病態的學說，然後這四萬萬生產落後，在赤白兩帝國主義鐵蹄下面的垂危民族，才能從三民主義的正大的改造途中解放出來呢。這是我們應該敬仰諸先輩的第一點，也就是刊行本文庫的第一義。

二、關於個人的操守與精神 在從前那種君主專制層層壓迫之下，諸先烈竟不顧萬難，爲人所不能爲，爲人所不敢爲，自從陸浩東、史堅如以後，如徐錫麟、熊成基、吳越、溫生才、陳敬嶽、林冠慈、鍾明光等，那一個不是聲振河嶽，氣撼乾坤！諸先烈惟其有了堅強的意志，還有偉大的精神，有了明析的眼光，還有堅貞的操守，然後才能建設下不朽的事業，照耀宇宙，與日月同光。現在青天白日的旗幟，已飛躍過江淮，將遠渡黃河，直捲幽燕而去，然而我們試一檢點在這青白旗下的同志及民衆們，在黨部，政府，及各機關中工作的人員，是不是個個精神煥發，人格與旗幟俱新？是不是個個不避艱虞，十分努力？是不是個個滌除惡習，革面洗心，做成一個新人？是不是個個肯犧牲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不爲一切利祿私

慾所誘，努力去做成一個真革命者？我不敢說全是這樣，也不敢說沒有這樣的。

在青白化的旗幟下面，依舊有人神氣沮喪，精神散漫，度那頹廢的浪漫的生涯，而忝不爲怪；甚至如身染惡習，不能革除，同流合汙，與世浮沉，已完全失却了革命性的，怕也不少吧？假使是一般未經訓練而本來墮落的民衆如此呢，那還情有可原，若已經是黨中同志，甚至負有重要使命的領袖們也都如此，那末在他個人，固無以自解，在黨國的前途，又何堪設想呢！我們深願一般同志及同胞們，對於諸先烈偉大的精神，堅貞的操守，作深切的體會，把自家頹廢的精神變爲振作的，薄弱的意志變爲堅強的，把一切庸懦腐敗的舉動完全革去，以負起國民革命未了的重任，以完成國民革命未了的全功。這是我們應該敬仰諸先烈的第二點，也就是刊行本文庫的第二義。

照第一義說，這部文庫是防止惡化的金丹，照第二義說，這部文庫又成了防止腐化的良藥：不腐不惡，走上適中的道路，那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的前程了，這部文庫也許是一盞引導的明燈吧。這裏面所有的文字，皆是諸先烈碧血所凝成，浩

氣所鑄就的啊！一篇篇，一個個，正在閃爍光芒，照耀宇宙呢。好！請讀者也提起正氣，秉着至誠，一齊來欣賞讚誦吧！

民國十七年三月一日，天化叙於海上。

鄒容傳

章炳麟

鄒容字威丹，四川巴人。父某，行商隴蜀間，略知書。容少慧敏，年十二，誦九經，史記，漢書，皆上口。父以科甲期之，容弗欲，時意彫刻。父怒，輒榜笞，至流血，然愈重愛容。稍長，從成都呂翼文學，與人言，指天畫地，非堯舜，薄周孔，無所避。翼文懼，橫之。父令就日本學，時年十七矣。與同學鈕永建，規設中國協會，未就。學二歲，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，容偕五人，入其邸中，榜頰數十，持剪刀斷其辮髮。事覺，潛歸上海，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。是時，社生多習英吉利語，容調之曰：『諸君堪爲賈人耳。』社生皆怒，欲毆之。廣州大舅馮鏡如，故入英吉利籍，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，招容。容詰鏡如曰：『若，英吉利人，此國民者，中國民耶，英吉利國民耶？』鏡如慚，事中寢。容既明習國史學於翼文，復通曉說文部居，疾異族如仇讐。乃草革命軍以擯滿洲，自念語過淺露，就炳麟求修飾。炳麟曰：『感恒民，當如是，』序而刻之。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，檢察革命黨事，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眺，眺

故某容炳麟，又幸脫禍，直詣明震自歸，且以革命軍進。明震緩眺，眺逸。遂按名捕容，炳麟。容在獄，日就炳麟說經，亦時時講佛典。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授之曰：『學此，可以解三年之憂矣！』明年，獄決，容，炳麟皆罰作。西人遇囚無狀，容不平，又啗麥飯不飽，益憤激，內熱瘦膏。炳麟謂容曰：『子素不嗜聲色，又未近女，今不夢寐而髓自出，宜懲忿自攝持，不者至春當病溫。明年正月，疾果發。體溫，溫不大熱，但欲寐，又懊懣煩冤，不得臥。夜半，獨語罵人，比旦，皆不省。炳麟知其病少陰也，念得中工，進黃連，阿膠，鷄子黃湯，病日已矣。則告獄卒長，請自爲持脈，疏湯藥，弗許；請召日本醫，弗許。病四十日，二月二十九日，夜半，卒於獄中，年二十一矣！詰朝，日加巳，炳麟往撫其屍，目不瞑。內外譁言，西醫受賄，下毒藥殺之，疑不能明。然西醫視獄囚至微賤，凡病，皆令安坐待命，勿與藥。獄囚五百，歲疫死者，率百六十人。容疾始發而醫不知其劇，比日久病態已著，顧予以熱疾常藥，亦下毒之次也。容卒之歲，日本與露西亞始成。

革命軍序

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，示余曰：『欲以立懦夫，定民志，故辭多恣肆，無所回避，然得無惡其不文耶？』余曰：『凡事之敗，在有其唱者，而莫與爲和；其攻擊者，且千百輩。故仇敵之空言，足以墮吾實事。夫中國吞噬於逆胡，二百六十年矣！宰割之酷，詐暴之工，人人所身受，當無不昌言革命。然自乾隆以往，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，持正議以振輿俗，自爾遂寂泊無所聞。吾觀洪氏之舉義師，起而與爲敵者，曾李則柔煦小人；左宗棠喜功名，樂戰事，徒欲爲人策使；顧勿問其肆非枉直，斯固無足論者。乃如羅彭邵劉之倫，皆篤行有道士也，其所操持，不洛閩而金谿餘姚。衡陽之黃書，日在几閣，孝弟之行，華戎之辨，仇國之痛，作亂犯上之戒，宜一切習聞之，卒其行事乃相謬戾如彼。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，其次即以身家殉滿洲，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，無佗，悖德逆倫，并爲一談，牢不可破，故雖有衡陽之書，而視之若無見也。然則洪氏之敗，不盡由計

畫失所，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！今者，風俗臭味，少變更矣。然其痛心疾首，懇懇必以逐滿爲職志者，慮不數人。數人者，文墨議論，又往往務爲溫藉，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，雖余亦不免是也。嗟乎！世皆瞠昧而不知話言，主文諷切，勿爲動容，不震以雷霆之聲，其能化者幾何？異時義師再舉，其必墮於衆口之不理，既可知矣。今容爲是書，壹以叫咷恣言，發其慚恚，雖瞠昧若羅彭諸子，誦之猶當流汗祇悔，以是爲義師先聲，庶幾民無異志，而材士亦知所返乎！若夫屠沽負販之徒，利其徑直易知，而能恢發知識，則其所化遠矣。藉非不文，何以致是也？抑吾聞之：同族相代，謂之革命；異族攘竊，謂之滅亡。改制同族，謂之革命，驅除異族，謂之光復。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，所當謀者，光復也。非革命云爾。容之署斯名，何哉？諒以其所規畫不驅除異族而已。雖政教，學術，禮俗，材性，猶有當革者焉，故大言之曰：『革命』也。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。

革命軍自序

不文之生，居於蜀十有六年；以辛丑出揚子江，旅上海；以壬寅游海外，留經年。錄達人名家言，印於腦中者，及思想間所不平者，列爲編次，以報我同胞，其亦附於文明國中，言論自由，思想自由，出版自由者歟？雖然，中國人，奴隸也；奴隸無自由，無思想。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，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，我父母之恩。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憂我，其有責我爲大逆不道者，其有信我爲光明正大者，吾不計；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，必哂曰：『儒子有知，吾道其東！』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：『後起有人，吾其瞑目！』年，文字收功日，全球革命潮，吾言吾心不自己。

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，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。


~~~~~ 革 命 革 ~~~~~